



宇宙雖是一片無涯的荒野，世間的一切存在，要變幻的，無法靜止，要過去的，無法停留，獨有一股力量，把一切要走進歷史之門的剎那，停留下來，那便是攝影機的眼睛了。

去攝、去接觸一面存在而可被接觸的空間，再赤裸裸的，把它伸展在你的眼前，人們便把攝影的功能，稱為寫實。寫實會帶給你知識，世界那裏有一面殘酷的困境，人生甚麼時候是一片晦澀。但也給你相信，生命的本質是純真，是美，是愛的綜錯纏綿。

但、當有一顆子彈，射進你的胸膛，盛着你的血，洞破你身體的一刹那，你除了痛苦外，一無所知，你不知那熱熾熾的彈管，離開了你，還殘着你的血。連別人的眼睛也無法看到。我們的周圍，都有好些子已存在，而無法接觸的境界，現代的攝影家們，已開始去搜索了。

一群年輕，熱愛攝影的小伙子，已朝着這條路開步了。今年首的「七人攝影展」及剛過的四人攝影展，就像一股冷流，衝破了一團濃霧，那團便

本港攝影藝術迷失了數十年的「沙龍濃霧」。那股冷流過後，當然，濃霧還是籠罩着，甚麼時候它才被驅散，我們無法確定，但我們肯定，那只是第一股。本港的「沙龍」攝影前輩們，甚麼時候，你們才能從那些風花雪月，沒有靈魂的作品中，發現自己竟是「過度物化」社會下的一名奴隸，而那幕「沙龍濃霧」，實在只遮閉了人類去尋找本身痛苦淵源的道路！

從張正名、楊懷偉、簡耀雄及李伯明的四人影展裏，都可以看到四位參展者都具有不同的風格。但近一點來看，他們作品的形式，可分兩類——寫實及抽象的。從這兩條道路去走，較有顯著分別的，是楊懷偉及李伯明的作品了。前者工寫實，後者屬抽象。

楊君的寫實作品，份量當然與本港「沙龍」某些以 SNAP SHOT 稱寫實的不同；偶然而獲的「沙龍」偶拾，總不是創作的動機。記得朋友曾說過：「人生總少不了辛酸與卑微，而真正能得到尊嚴的人，除了他是強者以外，還必須有一個能容納他的環境……。」辛酸、卑微的人生，當然他處身的環境，也擺脫不了辛酸與卑微。把一張「誠實」的臉孔，放回他該處身的環境裏；鄉裏孩子們的臉孔，當然與城市的不同，楊君也能抓緊這點真實感了。作者從孩童的描繪，到少年、青年，而止於與他相仿的年紀，其認真的寫實態度，可見一斑。中段裏的三張剪影，會是整個展出的高潮了。一片片空白的空間，擠進了一個黑腦袋裏來，力量是沉厚的。把焦點放在頭髮上幾根凌亂的髮絲裏，從黑、白兩面強烈的對比中，企圖要闖出另一個境界來？附圖其中的一張剪影，前景跟中景的背影方向不同，也顯出作者的刻劃入微了。後段是一遍遍濛濛的影像，作者是否要把「現實」提昇？當藝術家發現現實存在的意識狀態已不足表現生命潛意裏更精確的層次時，會感到一片痛苦，也是走寫實道路常要碰上的困境。

李伯明從人性之兩面，一顆指環、一隻腐爛的手，到一張有裂痕的鈔票，把感受從「高度物化」社會裏的流弊，引出來了。可惜作品的批判範圍，略感狹小。從那些纏綿的波濤，尖峭的巖石、至一些縫隙，燒焦的痕跡、凹凸不平的樹皮……都寫盡了自然是一面無法抵禦、無從擺脫的困境；人的力量，跟一隻弱小的螳螂比較，毫不差異？四株沒有葉子的樹幹（見附圖），被背後一束旋風似的光芒圍倒了，但樹幹的影子，在黑暗中伸前，是要擺脫？我們都不否認自然環境對人類不斷的侵襲，但，我們也再不能忽視，人類永恆、深沉的痛苦，根蒂於人性本體的罪惡，仍未被自覺或披露的有多少？這也成現代藝術工作者去自覺及披露的責任了。一個藝術家的「誠實」，也該在那裏吧？

女孩子在本港從事藝術攝影創作，本來就少得可憐，而較有表現者，我們目前看到的，只有張正名了。雖然她的作品形式及照片調子，都沒有上述兩位的系統化，但展出最中，仍不乏佳作。附圖那張，就拍得很美，兩面不同形態的物體，被一度空白劃開了，左上角那點穩定、渾圓如橄欖狀的構體，跟下面那組由活潑、動蕩、不規則的形態組合相交在一起時，兩體之關係，產生了一種「欲迎還拒、若即若離」的感受。照片由粗糙的粒子構成，更是推動那股感受的原動力。可惜，最後的兩張人像習作是整組照片的飛疵了。

簡耀雄君的作品也是沒有固定形式的，部份照片卻具過濃的浪漫主義色彩（一個月亮疊上一隻小鳥、一張美女的臉疊着一排樹木），內容給人有點兒空虛的感覺。但無可否認，附圖那幀內有一名擺佈得很人工化的女體，被夾放在一個像「熱狗」的盤子裏，旁邊更置着刀叉，其中喻意頗具諷刺性，可算是全場最具創意的作品了。女性生活在資本主義，物慾掛帥的社會中，是一項「消費品」嗎？

總括來說，整個展覽是成功的，每位展出者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及其內容價值，但從現代的「搜索攝影」角度視之，取材則「感受」的份量多於「發現」了。（作者附圖由左下起：楊懷偉、張正名、李伯明、簡耀雄。）

